



□朱闻麟

在浏览网页时,偶然看到“茶担”这门乡村手艺也出现在非物质遗产名录中,着实有点意外,从没想到婚丧宴请上专司茶水供应的服务行当,原来也是一种文化。仔细回想,这茶担在乡村宴会上还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老行当。

与城里喜庆办酒不一样,乡下的婚事尤为热闹,只要村上有结婚的人家,全村人总能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聚上四五天。

这么多人聚在一起,吃的又是汤汤炒炒的,碗筷碟子自然少不了。碗与碟子是由厨师准备的,而茶杯、汤匙、筷子之类的小物件就是靠茶担备上了。厨师凭手艺吃饭,而茶担靠的是手快脚快嘴快。

村上就一个茶担师傅,是个姓王的老头。年轻时家里穷,没有人家肯把闺女嫁给他,他便成了孤老。至于王师傅的师傅是谁,没人清楚。

说回婚宴。厨师是提前一天来家的,那天也叫作开厨,把一应准备的菜肴都准备起来。茶担王师傅就不用提前准备,正日当天早早地上门,来后自个儿去准备木柴之类的燃料。

王师傅做茶担不局限供应茶水这点小事,他会古今结合起来,特别是在结亲之类的传统习俗方面可以讲得头头是道,有了他的加入,婚礼更显热闹。

茶担的工钱来时就讲好的,额外的喜钱还得靠自己去争取。一个象征着今后日子红红火火的旺盆,就是一次很不错的讨要喜钱的机会。打听好迎亲的时辰,王师傅便用了心,会提前做好功课,特地往自己的茶水炉里加入那些他认为最有火力的木柴。等那几块木柴烧到最旺时,主人家正好把象征旺盆的脚炉拿过来,于是王师傅一边往脚炉里夹着烧得通红的木炭,一边说着祝福的话语。

最早,王师傅是不用开口讨喜钱的,脚炉在他手上,要拿过去就得有红包,主人总是很主动地把红包递过来。收好红包王师傅就开始了表演,说起了喜庆吉利话,好话说了一遍又一遍,红包讨了一个又一个,开心的他

这才把旺盆递到同样开心的主人手里。等主人乐呵呵地一走,王师傅用他那双满是老茧的手,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个红包,把里面成双的纸币细细整理好,脸上写满了幸福。

不过也有例外,在这旺盆上王师傅还吃过一次吓。

那次,主人家提前把脚炉放在他那里,还没到时辰就把炉子炭火准备好了。然而不知为什么,当主人来取时,王师傅怎么也找不到脚炉。明明就放在身边的,一转眼就没了影,这可不是闹着玩的,虽说是大冬天,王师傅的头上还是冒出了汗。后来经人指点才知道,是村上一个小伙拿他寻开心,忙大声叫喊着找到小伙,一听事情的严重性,小伙也不敢怠慢,连忙把脚炉送了回来,没出更大的洋相。此后,王师傅都让主人自己提着脚炉来旺盆。

过了旺盆这一关,接下来要讨的红包就在洗脸上。按规矩,王师傅会送上热毛巾给所有的客人洗上一把脸。洗脸是个考究的活儿,乡下人做事情用的是八仙台,因此王师傅会准备好八条新毛巾,用肥皂洗得香喷喷的,一同放在一条湿毛巾上,浇上滚烫的开水,然后用湿毛巾包起来快速拧干。这样外面看不到一点热气,可里面的毛巾十分烫手,王师傅托着这包毛巾飞快地进入客堂,一桌桌地递上给宾客擦脸。

客厅最里面的两桌坐着新人与娘舅。传统观念里娘舅是公正与公平的化身,为此常把善于调解纠纷者叫作“老娘舅”。婚宴上娘舅可是至高无上,他的待遇是吃独桌,还得服侍好。这一点无论是厨师还是相帮的都清楚,给娘舅独桌上的碗筷碟子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,不能出现缺口或裂缝,菜也是最好的,要是娘舅动了气后果很严重。曾听老人说过有娘舅掀桌子的事情,不过从记事到现在,村上办了无数场喜事,从没看到这种事情发生过。

王师傅自然知道其中的厉害,他把“头汤脸”留给了娘舅。只见他走到娘舅跟前,边说喜庆话边打开那包毛巾,快速地把一条热气腾腾的毛巾送到娘舅手里,娘舅欢欢喜喜地接过手,象征性

地擦了把脸后,把预先准备好的红包放在毛巾里,王师傅连声感谢地抱着毛巾乐颠乐颠地跑回茶水灶边,来回送上热毛巾。等每桌都服务过后,他会再次给娘舅和新人服务,不仅能多得红包,也让娘舅脸上增色不少。

收了红包的王师傅心里自然特高兴,在这个时候只要有人与他搭讪,他就会说起年轻时做茶担的风光来。

那时的茶担与花轿、花船等一起配备,用得上茶担的可是大户人家。还是小伙子的他也没本钱添置茶担的必备品,只能靠过硬的手艺度日,茶泡得好,船摇得稳,当然最拿手的是翻碗茶,最多时能一手托着四个茶盅,随意绕着腰间翻转,滚烫的茶滴水不洒,看到的宾客总会赞声不停,为此老板也十分器重他。

丰盛的晚餐过后,相帮会将中堂清理干净,真正的好戏等着王师傅来导演。在他的指引下,中堂里用八仙台搭起高台,门前拉起帷幕,热闹的结亲仪式开始了。

先是拜天地,新郎新娘分别从东西厢房被带出来,新郎站在米袋上,新娘踏在米糕上,由一根红绸带分别牵着,一拜天二拜地,夫妻对拜,做过这些后就得拜祖宗高堂。随后,打扮一新的父母坐到台前的长凳上,等待着新人的叩拜。看到新人站定后,王师傅拉长着调道:“一拜父母生我身”,新人随即毕恭毕敬地深深一拜,“二拜父母养育恩”,新人又拜,“三拜全家和合欢”,新人再拜。

拜也拜过吃也吃过了,随后就是特具民间色彩的移花烛传代了。王师傅把一对大蜡烛插到蜡台上,点燃后由两个年轻人各持一个在前面引路,大伙随王师傅一起高声喊着“传代,传代……”一对新人脚踩着麻袋向新房走去。从中堂到新房的地面上不用全铺上麻袋,等新人前脚刚走过,就有人把身后的麻袋收起来抛向前面,由前面的人接过后铺好,象征着子孙后代代代相传。

就这样在麻袋的传接中,一对新人入了洞房,王师傅也结束一天的活计,带着满脸的喜悦回了家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)

□魏鹏

让我对朱熹肃然起敬的,不是他的理学体系,而是他在祖母墓前栽了十九棵杉树,怀念他去世的祖母。受其影响,我也想为去世的母亲栽一棵树。

况且,母亲生前就爱栽树。春天一到,她都要到十几里外的集市上买回一些树苗,栽在家前屋后的空地上。在我的记忆里,全村谁都没有我家栽的树多。在瓦屋未建之前,母亲就在宅基上栽满了洋槐树。瓦屋建好后的那年春天,母亲还带我去县城买过树苗,我至今记得那是一人高的槐树苗,只卖一毛钱。母亲在宅基上栽的树有棟树、桑树、槐树、椿树、枣树、桃树、石榴树、泡桐树等,宅基下栽的多是柳树。

栽柳树不用树苗,而是栽下锨柄粗的“柳树栽子”。“柳树栽子”是从大柳树上锯下的,两端都光秃秃,就像一支巨型铅笔,但栽下后十多天就能发芽扎根。诗人丁可说我们这里土地肥沃,连插下一支铅笔也会长成一篇锦绣文章。这句诗的最初意象,我想是离不开“柳树栽子”的,见了丁可一问,果然如此,诗人说他也栽过“柳树栽子”呢!

母亲在家西栽了5棵“柳树栽子”,几年过后全都长成了高大的柳树。柳树枝软根甜,易生知了,一到夏天,满树都是知了的歌声。我和姐姐们常把饭桌抬到柳树下,看书、写字,听知了唱歌。而父亲常拿着铲子为柳树整枝美容。那些好舞文弄墨的叔叔,戏称父亲为“五柳先生”。柳树成材后,母亲就用它为大姐二姐打做了漂漂亮亮的嫁妆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们这里开始引进意大利杨树,于是母亲又在家前屋后栽了二三十棵意杨。父亲天天说栽密了,让母亲去掉几棵,然而她一棵都舍不得去掉。那些鱼竿粗的杨树苗,仿佛是她的一个个指头,去掉哪个都心疼。我曾看过母亲给玉米间苗,有时因错拔了一棵玉米她都要后悔小半天,她在田里犹犹豫豫的样子,就像是细吟一首唐诗。看着那一天一个样的意杨,她怎么也下不了去掉几棵的决心。不仅如此,她还在村西头的废地上栽了一百多棵意杨,使我们家一跃成为全村的植树大户。

有一天,大姐来和母亲商量,要卖掉那百多棵意杨。原来那时姐姐想办理“非农业”户口。听大姐说,有了“非农业”户口,在就业、提干、入伍、升学、孩子入托等方面都有优惠待遇。母亲左思右想之后,就把西头的意杨全卖了,一把交给大姐六千元。

后来,母亲不幸患上了绝症。住院期间,我四处筹钱为母亲治病,万般无奈之下,只好把家前屋后的杨树卖钱给母亲治病。母亲从医院回到家里,满眼含泪地看着那一个个树坑,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《左传》中说:“思其人犹爱其树。”母亲去世后,我就想学朱熹先生,在母亲的坟地里栽上一棵树。因种种原因,我连栽了三年都没能栽活一棵松柏,后来好不容易栽活了几棵意杨。如今,母亲的坟墓已迁到南大河的河堰上了,但我仍想在母亲的坟前栽上一棵纪念树。可那河堰上,一个坟头挨着一个坟头,即便是栽上一棵“柳树栽子”,怕也没有扎根的地方了。

春天又到了,我多想为母亲栽一棵树啊!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)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乡村老茶担

四季零墨

想为母亲栽一棵树